

古風·幻

天命新娘

蜀客

著
TIANMING
XINNIANG

人生最惬意的事，
不过是跟最心爱的人，
看遍千山万水，
然后，
共写一段传奇。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天命
新
蜀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命新娘/蜀客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399 - 3764 - 9

I. ①天… II. ①蜀…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4851 号

书 名 天命新娘
作 者 蜀 客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古月珊 杨 晨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钟慧峥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211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764 - 9
定 价 25.00 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卷 猛虎下山

- 第一章 克夫的新娘 1
- 第二章 地理先生 3
- 第三章 莲花托月 11
- 第四章 黑水沉棺 17
- 第五章 神秘少年 25
- 第六章 猛虎下山 32
- 第七章 灭门之碑 38
- 47

第二卷 朝天玉鼎

- 第一章 上吊的先生 57
- 第二章 美貌小爷 59
- 第三章 深山无常鬼 66
- 第四章 怪异生辰 75
- 第五章 无名之墓 83
- 第六章 宫中秘史 90
- 第七章 隐藏的秘密 97
- 第八章 墓中尸骨 103
- 第九章 足度鼎残 109
- 115

第三卷 仙蚌生珠

- 第一章 凶宅 119
- 第二章 恶兄贤弟 121
- 第三章 风水之煞 126
- 第四章 石头里的女人 133
- 第五章 雨夜逃难 140
- 146

目录

第六章	沈青的秘密	153
第七章	蚌腹寻珠	159
第八章	血珠死蚌	165

第四卷 鲤跃龙门

第一章	鲤鱼石	171
第二章	湖中异事	180
第三章	兄妹情真	187
第四章	消失的鲤鱼	194
第五章	温海变身	201
第六章	乱世重逢	208
第七章	叶夜心的秘密	215

第五卷 逆天而行

第一章	掉包的王爷	225
第二章	逆天而行	227
第三章	人质	233
第四章	逃出生天	241
第五章	自不量力	246
第六章	路冲水格	252
第七章	兄弟合作	259
第八章	棋子与结局	266
第九章	碧海青天夜夜心	273

后记

283

第一卷 猛虎下山

猛虎下山，必有佳穴，灵气所聚，迁遗骸于此，可保子孙显贵，重权在手，位极人臣。







第一章 克夫的新娘

故事开始于一个名叫门井的小县，要问究竟是哪朝哪代，却记不清楚了。

这一日，小县城的大街上十分热闹，唢呐齐鸣，锣鼓喧天，鞭炮声不绝于耳。一位新郎身着喜服，头戴纱翅帽，二十多岁的模样，生得白白胖胖，骑着匹高头大马，得意扬扬地走在前面，后面紧跟着数名红衣家丁，以及一顶由四个人抬着的大红花轿，长长的迎亲队伍这头消失在街角，那头还没看到尾，想必是某大户人家办喜事。

此等气派在小县城中极其罕见，街坊邻居纷纷出门看热闹，脸上的神色却不尽相同。

“范八抬家接新娘子喽！”一个十来岁的小孩边拍手欢呼，边跑回自家门口，“娘亲，轿子里头是新娘子吗？”

“小孩子知道什么！”妇人赶紧将他拉向自己怀里，并捂住了他的嘴，低声骂道，“快闭上你的嘴！叫范八抬家听见，放狗咬你！”

小孩果然不做声了。

新娘的轿子很快就到了新郎家门外，高高的台阶，朱红色的大门气势非凡，实在想不到小小门井县竟也有这等富贵人家，此刻门内一派张灯结彩的热闹景象，里外台阶两旁都挤满了人。

范家财大势大，且出了位当朝尚书，回乡祭祖都是八抬大轿，因此街坊们送了个外号叫做“范八抬”，叫来叫去，反倒把尚书大人的本名给忘了。

话说范老太爷十年前便已仙逝，只剩范老夫人在世，范八抬也曾派人来接了两次，范老夫人却始终不肯搬去京城，只爱跟着大儿子住在县里。今日娶亲的正是范八抬的侄儿范小公子，范老夫人对他极其溺爱，总是千依百顺，有求必应。此次孙子成亲，自然不能马虎，大办酒宴，不仅周遭乡邻都被请了来，连路过的客人只要肯登门道贺的，也能留下来吃酒。

几家家丁扶新郎下了马，接着又有婆子掀起轿门扶出了新娘，当场很多人就都愣住了，新娘白嫩的双手竟被红绫牢牢缚于身后！

众邻居本是惧怕范家之威才来的，如今见状，都低头掩饰面上的愤愤之色和担忧。

出人意料的是，新娘并无半点儿反抗的意思，安安静静地随婆子走上台阶。

绑着新娘成亲，这场景实在古怪，众邻居知情的大多不敢多言，那些路过凑热闹的外地人

就未免十分不解，但又不便细问，只暗暗称奇。

人群前排，一名蓝衣公子摇摇折扇，“想不到门井县还有这等旧俗，有趣。”众邻居皆摇头苦笑。

站他旁边那人见范小公子并没留意，忙低声道：“什么旧俗，公子不是本地人吧？快别说了，仔细着，别叫他们听见。”

蓝衣公子笑道：“在下正是路过，顺便讨杯喜酒喝，好沾些喜气。”

那人摇头，“这喜酒不喝也罢。”

蓝衣公子闻言合拢折扇，压低声音，“莫非新娘不是情愿的？”

那人看看四周，没有回答，只是叹了口气。

新娘盛装打扮，头顶大红喜帕，看不见面容，光看身量十分娇小，倒也惹人怜爱。蓝衣公子留神打量，一边以扇柄轻敲掌心，一边赞道：“果然可人，怪不得范小公子要抢亲，但我看她似乎也并无不从之意。”

那人道：“范八抬当了大官，他家的人哪里惹得起，白公前日被他们活活气死，姑娘无依无靠的，人命都闹出来了，知县大人也不敢管，不从又能怎样，认命吧。”

此刻，新娘双手被缚，行动甚是不便，只能靠婆子搀扶指引，更牵不得红绸。范小公子大概也觉得这样进去拜堂不妥，于是挥手吩咐松绑，反正人在眼皮底下，旁边又有婆子们看着，想来出不了什么事。

松了绑，新娘也不哭闹，牵着红绸乖乖地往门内走，这让范小公子很是满意。只是在跨门槛时，新娘不慎被长裙绊了下，盖头飘落，幸好她反应得快，抬手以长袖掩住脸面，旁边的婆子迅速拾起来重新给她盖上，这才没出丑。范小公子瞪了婆子们几眼，碍于大喜之日，才忍住没发作。

众人惧怕范家权势，强笑着上前道贺；蓝衣公子啪地打开扇子，似不在意地扇了扇。

待范小公子与新娘进去后，管家站在大门口，趾高气扬地喊：“今日是我家小公子大喜的好日子，尚书大人也差人送来了贺礼，承蒙乡亲们赏脸捧场，我家老夫人特地吩咐了，凡今日到场的乡亲、过路的远客，不问名姓来历，都请进里头吃杯喜酒，热闹热闹！”

众人哪敢不买账，却又犹豫着谁也不肯走前头，管家的面色有些不好看了。

蓝衣公子笑着左右瞧瞧众人，收起折扇，率先上前抱拳行礼，“有这等好事怎能错过，在下凑巧途经贵县，特来与主人家道声恭喜。”

见他穿着不凡，又最先给面子，管家立即客气地让他进去了。

众人摇头，陆续跟进门。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出了个范八抬，范家在门井县是没人敢惹。前日范小公子看上了白家姑娘，白家虽不富贵，日子过得倒还算殷实，白公夫人早逝，白公膝下

只此一女，闺名唤作晓碧，早已许给了城南的张家公子，岂能再应别人？何况范家名声不好，范小公子整日与那帮纨绔子弟吃喝嫖赌，白公岂肯将女儿嫁与他？这样一来就惹恼了范小公子，他径自带了家丁登门抢人，白公当场被活活气死，白晓碧哭了一场，执意不上花轿，咬定要先安葬了父亲，否则死也不从。

见她松口，范小公子大喜，果然出资安葬白公，因为有意讨好的缘故，办得很是风光。白晓碧守在父亲坟前哭了三日，范小公子也不糊涂，派人将她看得紧紧的，直到上了花轿，依然是缚住双手，唯恐出了意外，落得个人财两空。

未过门的媳妇被抢，城南张家那边敢怒而不敢言。

范家的喜堂布置得十分奢华，老夫人一脸喜悦地坐在上头，下面站着大老爷与夫人柳氏。范小公子素日在青楼胡混，大老爷与夫人本就着急，但平日里，又碍着老夫人的面子而不敢管他，如今虽说媳妇是抢来的，但儿子好歹是上了心，如果再争气些，说不定还能早点儿抱上孙子。

“一拜天地——”

范小公子迫不及待地下拜。

见新娘要动作，蓝衣公子微微皱眉，正要说话，却听背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不好，这姑娘命中克夫啊！”

众人一愣，都扭脸看说话的人。

那人手扶门框，畏畏缩缩地站在门口，七十多岁的年纪，衣衫破旧，满头白发，满脸灰尘，更引人注意的是那双眼睛，浑浊不堪，几乎分不清眼白眼珠，正是日日在范家推石磨的瞎老头儿。

这瞎老头儿姓朱，乡邻们都认得他，却没人能说清楚他的来历，只知道他原本是不瞎的，十年前路过门井县，借住在范乡绅家，后来却突然害了场急病，自此便双目失明，范家人见他年迈且无处可去就收留了他。对于他们那时的好心、如今的跋扈，知情者看在眼里，每每提起来都摇头叹息。

且说这朱瞎子一直在范家为仆，由于眼睛看不见，做不了什么重活儿，只得天天在后门边的破院子里推磨磨面，混口饭吃。想不到如今主人家娶亲，他却突然跑出来出此不吉之言，大老爷与夫人，连同老夫人的神色都变了，众乡邻也都替他捏了把汗。

范小公子大怒，顾不得什么，喝骂道：“瞎子不去推磨，又在这里疯言疯语，你是不是活腻了！”一边说一边走过去就要踢他，“克夫，你倒说说她怎么个克法？”

“住手！”老夫人忽然站起来。

祖母素来事事都依着自己，从未听过她这般呵斥，范小公子不敢违拗，忙收了脚，愤愤地道：“祖母，今日分明是孙儿的大喜日子，怎容他在这里胡言乱语的！”

朱瞎子扶着门框哆嗦，慌道：“老仆说的是真话。这姑娘先是许给张家的，聘定那天

是冬月二十八，张家公子当天就害了场病，公子不信叫人去打听打听。老仆一片忠心，不想叫她害了公子。”

听他说得有凭有据，范大老爷与夫人柳氏的面上也都有了紧张疑虑之色，同时看向老夫人。

好事眼看就要泡汤，范小公子骂道：“祖母休要听信，必是他胡编的！”

“住嘴！”老夫人将拐杖往地上一杵，原本慈祥的眼睛里竟闪过寒光，“张家小子有没有病过，街坊邻居们哪有不知道的，先问清楚再说。”

众邻居回过神，有知情者站出来道：“张家公子两个多月前是害了场病。”

到手的新娘要飞，范小公子哪里舍得，还要再说，老夫人狠狠瞪了他一眼，神情是从未有过的冷厉，“幸好有朱瞎子提醒，不然哪天糊里糊涂丢了命都没人知道！我们范家要什么样的人没有，还怕娶不到好媳妇？趁着还没拜堂，赶紧将她还了张家去吧。”

范小公子大急，“祖母！”

老夫人不理他，转向朱瞎子，“你既早已知道，偏要等到现在才说，是安心看我们范家出丑么？”

朱瞎子无言以对。

“再有下回，仔细你的老命！”老夫人竟没有过于责怪，不冷不热道，“总算还知道护主，明天起就不用再磨面了吧。”

朱瞎子并没多大喜悦，苦笑，“老仆闲着也是闲着。”

老夫人冷冷道：“是嫌我们亏待了你么！”

范小公子心里正在气恨，闻言道：“这瞎子不知好歹，不过磨了点面而已，却吃了我们家多少年白饭，祖母还不撵了他！”

老夫人冷哼一声，拄着拐杖扶着丫鬟转身进里面去了。

老夫人对一个推磨的瞎子说的话也深信不疑，众邻居都觉诧异。

见母亲生气，范大老爷马上看了夫人柳氏一眼，柳氏会意，跟着进去解劝了。

范小公子暴躁，“爹，现下亲戚街坊们都已经来了，怎么办？一个瞎子说的话也能当真，传出去那不是笑话……”

范大老爷一反常态，拍桌子呵斥，“干的好事，还不给我住嘴！”

平日有老夫人纵容，范大老爷不敢多管儿子，范小公子所以才这般无法无天，此刻没人撑腰，范大老爷突然发起狠来，他果然不敢吱声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抢来的好媳妇竟是命中克夫，这婚礼显然不能再继续办下去，满厅乡邻都被晾着，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情状十分尴尬难堪。范大老爷自觉丢了颜面，该说的话又难以出口，只紧闭着嘴，脸色难看得可以挤出墨来。

“看来这杯喜酒今日是喝不成了。”旁边的蓝衣公子忽然开口了，他摇着折扇走上前，

笑得春风满面，“主人家何必烦恼，儿女姻缘天注定，以令郎的身份风采，将来还怕寻不到门好亲事？为这点小事冒险却不合算。”

这种场合本不该笑的，范大老爷本要发火，可听到后头这番恭维的话之后，他马上觉得那笑容也不那么讨厌了，对方给足了面子，分明是在替自己解围，于是忙配合地点头，难得还拱了拱手，“多谢。”

“在下就不打扰了，先告辞。”蓝衣公子收了折扇，拱手，径自出门去了。

蓝衣公子衣料名贵，气度不凡。范大老爷皱眉若有所思——没注意到客人里还有这样的人物的。

直到他的背影消失，众乡邻总算回神，低声议论，没有人留意到新娘袖中紧握着银簪子的手逐渐放松。

管家善解人意，上前打圆场，“今日我家小公子的事……”

话没说完，众乡邻远客都纷纷道客气，一齐告辞离去，眨眼工夫满厅客人便走得一干二净。厅上顿时鸦雀无声，只剩下范家父子、管家、朱瞎子还有新娘子五个人，谁也不开口说话，气氛僵冷到了极点，几乎凝结成冰。

管家转向范大老爷，眼睛却瞥着范小公子，硬着头皮问：“这丫头……是不是送回去？”

范小公子二话不说，气冲冲地上前扯下新娘的盖头。

新娘下意识地后退两步，惊愕的小脸清楚地映入眼帘——这白晓碧果然生得好相貌，粉面朱唇，眉眼如画，秀发如云，虽是小户出身，娇嫩模样却半点不输给那些大户小姐。

美貌新娘子站在面前，吃不到，心里就犯恼，更何况自己看上的哪能便宜别人，范小公子冷笑道：“送回去做什么？既然命中克夫，放出去也是祸害男人，我出烧埋银子给她埋了爹，她就要给我家做事，先叫她……”他停了停，恶狠狠地瞪着朱瞎子，“叫她去跟朱瞎子磨面吧。命中克夫，还嫁得出去么？张家敢要就来讨，我倒要看她怎么个克法，若是克他不死……”

朱瞎子抚胸咳嗽，颤声道：“老仆先回去磨面了。”

白晓碧朝范大老爷福了一福，跟着朱瞎子去了。

范大老爷没表示什么，只是冷冷地看着朱瞎子的背影，神色极为复杂。

朱瞎子住的地方是个堆杂物的小院，檐下一副笨重的石磨，房间里光线阴暗，十分简陋。两条长凳，一张破桌子，冷硬的床板上铺着床破旧棉被，里头棉花都有好几处露了出来，已经发黑，散发着难闻的味道。白晓碧初进房间几乎被熏得作呕。

朱瞎子摸索着在长凳上坐下，叹气，浑浊的双眼比平日更显得呆板，“丫头，别怪我，白公是个好人，如今被他们害死，我料着你必定不愿嫁给仇人，怕你寻短见，所以才

说了这些话。”

白晓碧忙跪下，“小时候我曾见过朱伯伯，今日是伯伯救了我，我感激都来不及，怎么敢怪你？我原就是打算……”住了口，垂首。

朱瞎子道：“克夫的名声传出去，你今后……”

“我知道，今后嫁不出去也罢。”白晓碧握紧双拳，红了眼圈，“我爹就是被范家害死的，我宁可一辈子不嫁，也不要嫁到范家！”

朱瞎子点点头，“好丫头，我没看错你，起来吧。”

白晓碧起身，还不放心，“他们……真的肯罢休？”

朱瞎子微微一笑，“我的话别人不信，范家却是一定信的。”

白晓碧疑惑。

朱瞎子沉默许久，冷笑道：“若非我朱全，他们能有今日？忘恩负义的东西，总有一天……哼！”

朱全？白晓碧头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斟酌着道：“外头都说他们收留了朱伯伯。”

“是我的报应。”朱全摇头，“我这把老骨头没几年好活，倒是丫头你背了克夫之名，留在这里怕是要害了你一生，只望将来能再见到我师父，叫他带你出去。”

白晓碧道：“不嫁便不嫁，我才不怕，出去做什么？”

朱全失笑，“你还小，不知道这些。外头天怕是已经黑了吧，你先回去，明早过不过来都无妨，没人注意我们的。”

身边一直有婆子们监视，白公刚入土，白晓碧便被范小公子绑上花轿，此刻也不知自家产业究竟怎样了，家中无兄弟，只好自己回去勉强打理，于是点头，“我明早来替伯伯磨面。”

月光凄冷，庭院内满地狼藉，桌椅凌乱，箱柜大开，衣裳等物被扔得到处都是，白晓碧翻了半日也没找到一张地契，终于死心，默默走出院门，茫然坐在台阶上。

黑夜送来许多寒意。

白公在世时，她便跟着学习料理家业，可惜做得再好，白公还是经常叹息。她当然知道父亲的心事，不过是惆怅白家没有男儿，为此她一直很不服气。如今果然招来祸患，非但祖业保不住，连清白也险些没了。今日原是打定主意一死了之的，若非朱全开口，早已丧命堂中，现在就算知道产业被人霸占，一个弱女子又能怎样？

门井县上千户，算来竟无处可去。

回想父亲无奈的眼神，白晓碧越发难过，忍不住缩了身子，抱膝低声啜泣。正哭得伤心，她忽听一阵脚步声走近，不重不轻，徐徐而来，悠闲得仿佛在散步，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行路人此刻闲适的心情。

脚步声在面前停下。

沉默。

“还能哭就好。”头顶有人叹息。

说话的是男人，声音好像有点耳熟，白晓碧心惊，下意识地抬头起身。

看不清他的脸，只感觉他身材有点高，身上披着厚实的质地上好的雪绒披风，上面大约镶了些银丝线，闪着丝丝银光，映着冷冷的月色显得更加耀眼，一只手伸在披风外，握着柄白色折扇。

这副贵公子打扮让白晓碧条件反射想到了范小公子，立即后退两步，迎着月光，泪痕未干的脸上生出戒备之色。

“新娘子？”他似乎在打量她，声音带着笑意，“果然生得不错，可惜脸都花了。”

白晓碧愣了下，戒备顿消，此人既然知道自己是新娘子，当时肯定在场，自然也听到了“克夫”的说法，哪里还会打自己的主意。

他以扇柄掀起她的衣袖，举止随意而略显轻佻，语气却是温柔的赞赏，“了不起的姑娘呢，等你将来穿上真正的新娘衣裳，那才美。”

白晓碧回过神，想起方才庆幸逃过范家逼婚，倒没留意新娘装还穿在身上。想到父亲惨死，她心中愤恨，顾不得对方是陌生男人，三两下就解了喜服丢在地上，狠狠踩了两脚。

“想报仇？那就好好活着，才能如愿以偿。”

白晓碧只觉肩头一沉，身上已多了件雪绒披风。

他微微侧身，看远处楼头灯火，“饿不饿？”

白晓碧正不知该如何作答，他已拉起她的手，“哭过了，我们先去吃饭怎么样？”

门井县虽小，生活却也没想象中那么乏味，有些店铺入夜并不会太早关门，还有些日夜都亮着灯的地方供人娱乐，只是此刻夜深，外面行人已不多了。

两个人踏着月色和灯光，静静地走在街道上。

一切自然得不可思议，就仿佛亲人之间的感觉，被温暖的大掌握握，白晓碧竟然没有抗拒，甚至忘记了男女之别，一个女子是不该跟陌生男人这么亲密的。她只记得很久以前，父亲也是这样拉着她的手，带她去街上玩，如今的情形和当年很像，她莫名地心安，但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这一瞬间，她突然很希望身边人是自己的亲生哥哥，或许男人真的天生就该扮演强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当她孤单无助的时候，有人依靠的感觉多么好。

不快不慢的步伐，透出十分安稳与悠闲。

被这种悠闲感染，白晓碧悄悄抬起眼帘，终于看清了他的脸。那是张很有魅力的脸，眉锋斜扫，鼻梁挺拔，上勾的嘴角挂着无数温柔，还有……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总之透着

股子神秘，至少这张脸看上去很舒服很讨人喜欢，尤其是姑娘们。

热流源源不断自他手上传来，白晓碧只觉双手发烫，渐渐地，这烫热感蔓延到脸上。活了十六年，除了父亲，她还从未和别的男人这么亲近过，连城南张公子也没有。

她窘迫得想要抽回手。

他却微微一笑，适时放开她，眼睛看向另一边，“叫你们姑娘等我。”

白晓碧愣了下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在跟一名十二三岁的小丫鬟说话。

小丫鬟抿嘴，“公子怎的还不回去？姑娘要我出来找。”

他随口吩咐，“我还有些事，叫她等我。”

小丫鬟答应着去了。

白晓碧平日在闺中绣花写字，顶多学着理理账，外出的时候并不多，因此她听不大明白，只默然不做声。

接下来的时间似乎过得格外快，不一会儿工夫，他就领着她进了城里一家生意不错的饭庄，让小二送上饭菜，然后叫过掌柜，丢出一张银票，“这是她一年的饭钱，从今日起，她便在这你们这儿吃饭了。”

掌柜接过银票，先看了看上面的数字，接着满脸不可思议地望着她，然后又低头仔细看银票，半晌才连声答应。

白晓碧也看呆了，那上面赫然印着“五百两”的字样，加了通行的钱庄的印。虽说她家也算殷实，但长这么大，她还从没见过爹爹拿这么大幅的银票出来用。

“早听说你们做生意诚实，童叟无欺，银子不够的话，明日去金香楼找我拿。”他停了停，接着又笑道，“罢了，我看她也不好意思吃许多，五百两一年足够了。”

白晓碧的脸立刻红了，忙低了头。

客人话说得好听，掌柜笑着拍胸脯保证，又自夸了一番。

“若有差错，加倍讨还。”他笑着拿扇柄敲敲掌柜胸脯，转身就朝门外走。

见他要离去，白晓碧有点慌，跟着站起来。

他察觉到动静，也不回头，话说得随意，“我有事先走了，今后饿了只管来这里。”

白晓碧张了张嘴，想要叫住他却又不知该说什么，总不能赖着人家吧，最终还是咬了唇没做声。直到那身影消失在门外，她才发现自己不只忘了道谢，连他的名字也忘记问了，唯有身上披风依旧带着十分的暖意，应该有他的体温，还有一种特殊的好闻的味道。



第二章 地理先生

现在已背了克夫的名声，比起先前反而安全许多，白晓碧也不再怕什么，吃完饭就回家，凑合着过了一夜。第二日大清早，她便赶到范家堆杂物的小院。朱全已经在檐下推石磨磨面了，白发如霜，与之相映衬的是那褐色的粗糙的脸皮，清晨还有点冷，老脸上出了不少汗，仿佛老树皮浸着露水。

“朱伯伯，我来磨。”不待朱全说话，白晓碧就抢上前，却发现根本推不动笨重的石磨。

闺中小姐哪里做过这些粗活，朱全岂会不知？他摸索着取出布袋与竹刷子递给她，“好孩子，过来装面吧。”

白晓碧正在尴尬，闻言忙双手接过，迅速将磨槽里的面粉扫入袋里。

一老一少磨了大半天，直到午后才干完今日的活。二人将石磨清理干净，朱全坐在檐下歇息喘气，白晓碧去厨房取饭菜。既是范小公子留下来做活的丫头，厨房的人倒也没为难她，只是眼色古怪。知道克夫的事传开，白晓碧假作不见，取了两碗就回来。

饭菜十分粗糙难咽，白晓碧硬着头皮吃了半碗，就再也吃不下，见朱全吃得香甜，心里更加难过。

眼盲心不盲，朱全放下碗，“丫头，没吃过这样的饭吧？”

“还好。”白晓碧含糊着，端来一碗水，“伯伯渴不渴？”

朱全接过水喝了口，擦擦汗，叹气，“别说你，当年我也是吃不下去的，可还是硬逼着自己吃了十年。不知我有生之日还能不能再遇到师父，叫他老人家救我脱身，自在过完最后两年日子。”

“脱身？”白晓碧心中一动，“难道不像外头说的那样，伯伯是被他们强行留在这儿的？”

朱全先是点头，再又摇头，“他们不放我走是真，但这件事却是我自己作的孽，放在心底藏了十年，一直没敢跟人说，声张出去只怕连老命也保不住。”

范家横行县里，想到父亲年迈惨死，白晓碧忍不住落泪，“这么多人都拿他们没法子，伯伯的师父就能替我们报仇么？他难道比范八抬的官还大？”

提到师父，朱全颓败的老脸上竟露出几分得意，压低声音道：“我只见过他一面，他老人家虽不是什么大官，但本事非凡，论智谋……嘿嘿，必定能救我们出去。”

一个平民有这么大的能耐，斗得过范八抬？白晓碧将信将疑，哪知朱全后面说的话更叫她震惊不已。

“我命中无儿女缘，一生孤苦，直到十年前遇上师父。他见我可怜，有心指点，便传了点粗浅的相地术叫我用来谋生，说我受不起大富贵，趁早攒点银子找个寻常老实人送终。”说到这里，朱全脸上浮现出痛悔之色，“只怪我不听他的劝告，如今果然……唉！”

白晓碧张着嘴半晌，终于回神，“朱伯伯莫非是地理先生？”

列位若要问这地理先生是什么，可得从民间俗话说起了。有道是“十个人挣得好，不如一个人躺得好”，但凡民间破土兴工，都要先请个高明的先生来看看风水，常见的是看宅，他们相信，住处风水关系到主人今后的运势。而看宅也分两种：一种叫做阳宅，正是寻常活人的居所。而另一种则叫做阴宅，顾名思义，就是人在阴间的住处，说穿了就是坟地。所以民间死了人，除去那些家贫的，大多会请风水先生看地，以免埋错地方死人作祟。若能找到块真正的风水宝地，死者能得安宁不说，还会福荫子孙，轻松一躺，阳世家人便得庇护，安享尊荣。这就是那句话的来历了。

在百姓眼中，这些相地的风水先生都是一等一的高人，所以称他们为地理先生，对他们极其尊敬。

地理之说原是与天文相对应，寻常地理先生主要就是相相地，而真正高明的地理先生已不局限于“地理”二字，他们非但能识山川脉理和地气走向，还精通天文，能看天象，能解奇门，能推算他人命运，甚至望龙气帝气。暂且不表。

推磨的瞎老头突然变作地理先生，换成谁都会惊讶的。

朱全道：“当年路过此地时，我见到有块极其罕见的宝地，可惜自身并无后人，且学艺不精，看得一知半解，只知此地十分罕见，若作阴宅必保子孙富贵，却看不懂它的脉络走势，本是无能替它喝名的。”料到白晓碧听不懂，他一笑，“凡看得块宝地，都要先由深谙此道的人喝名。名喝得好，自能物尽其用；名喝得不好不吉，也会坏了宝地灵气。地理先生务必要精通风水、喝名，也好断定埋骨藏棺之穴，这便是寻龙点穴的功夫。你可明白了？”

白晓碧点头，“懂了。伯伯当时没看懂它的脉络，是不能替它喝名的。”

朱全道：“未经喝名的宝地，便是在等待有缘人了。常言道‘寻龙容易点穴难’，先寻龙再点穴是规矩，若要反着来，非但是笑话，也绝无可能找到宝地。哪知当时我打听到一个故事，竟认准了那穴，跳过了寻龙这一步，也是急于寻人养老安享富贵的意思，所以不听师父嘱咐，与范家私底下商量，在一知半解的情形下强行替那块地喝了名。范家因此得了富贵，财势日壮，范二飞黄腾达，已官至尚书。”